金匱要略方論本義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三

論一首 證三條 方十二首

論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數每溺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時頭不痛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微見者各隨證治之

百合病者。肺病也。肺主氣。肺病則氣病。氣病則脈病。可以遁言也。百脈一宗。言周身之脈。皆一氣爲之宗主而已。氣既病。則脈焉有不悉致其病者乎。脈固在營衛間。而氣病非耑在營衛也。衛固是氣。而肺氣與衛氣。只可言共貫。不可言同條也。總責之肺氣斯明矣。因爲詳舉其證。意欲食。胃無病也。復不能食。肺氣上壅也。常默然。肺氣壅格。胸膈不快。中氣反歉。故默然如有所思也。欲臥。氣鬱則陽鬱于陰分。而倦怠也。復不能臥。陽鬱于陰分。而陰不靜。則臥必不安也。欲行。氣鬱則思舒逅也。復不能行。氣鬱則失其轉運之度。而筋骨委頓。周旋不能快捷也。飲食或有美時。肺氣有下行之時。值其時則胃無病。而以飲食爲美也。或不用飲食。但見食物即聞臭氣。肺氣有上逆之候。值其候則膈上格阻。而見食聞臭。所以不能用之也。如寒如熱。隨氣之升降。爲虛寒虛熱之象也。不寒不熱。實無客邪感傷于內外。故不寒不熱。正是氣病之眞情也。口苦。氣上升化津。氣病則津不甘而苦也。小便赤。氣下降化溺。氣病則便不清而赤也。是皆爲氣

病之見證而知之者鮮矣於是治其表裏不效也治其營衛不效也治其臟腑不效也以爲寒熱不能辨也以爲虛實不可測也汗之不可吐利之不可補益之不可藥百投而無一效則不知治氣之故也得藥則劇則吐利皆庸醫之過也旣不能測識病情遂驚疑恍惚望而畏之如有神靈豈眞有神怪奇幻有外于耳目日用之前者乎特以人自無辨晰之智而已故其身形如和氣病而血未病形者屬陰血本乎地者也其脉微數氣病而脉必病脉者屬陽氣本乎天者也惟其爲陽氣故脉必挾微熱所以脉見微數也惟其無內外他邪相雜故不見他病脉而數亦不甚也且脉數而無表熱則無外感可知脉數而無裏熱則無內傷可知單見微數之脉單爲氣分有病而已誰能于脉微數三字勘破百合病之源乎再驗之外證以決其愈期每溺時頭痛者溺爲氣化氣病則溺不如常頭爲陽聚氣病則陽鬱而痛溺時頭痛平時不然氣病而無他邪顯然在目矣決以六十日乃愈者就陽氣之聚處言之聚則難散亦不可以日計也

怏怏乃不快
正與快相反

下此而溺時頭不痛淅然者就陽氣之散數處言之也亦膀胱氣化有礙而太陽皮膚應之也此較頭痛者量減矣減則易散決以四十日愈亦不可以日計也再下此溺時快然但頭眩者就陽氣之蒙冒處言之也亦氣病而心志怏怏不快神識乃不了了頭目應之此較溺時淅然者又量減也蒙冒見于頭而不及周身更易散計二十日愈亦不可以日計也然總以溺時較論則氣化之清渾正陽之虧足俱于溺驗之又不止為百合病度金針也以六十四十二十日計算者約清陽之氣昭朗之期為病愈之候也其言愈亦未見言治法則氣病無他邪亦在善養者知言明理調其飲食慎其起居節其勞役寡其嗜慾以無害其氣斯可矣何必借靈草木乎人身有大藥不外于善養其氣人身正氣之外別求草木之氣為資助猶以砂石掺珠玉未見其有益也此又不敢毀傷之君子朝夕凜凜者也再者內傷外感之病病而後可驗其為何邪若夫氣病則未病而其證預見及至既病而四五日而出二十日或一月而微見前後閃[illegible]

反莫可端倪、終又不能測識其爲何邪也。所以疑爲神鬼靈秘。而妄招世醫之混治也。惟智者方能揭其本原。而爲昭示名之曰氣病。氣無所屬。屬于肺。所以名之曰。肺病也。然第病其大綱也。猶有爲目于氣病之中。而各著其證者則難于盡言矣。亦惟有隨證治之。而不出治氣。治氣不出治肺而已。此百合病以百合爲主藥。而且以藥名病也夫。

百合病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百合知母湯方

百合七枚 擘　知母三兩 切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

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去滓後合和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按）百合病用百合蓋古有百合病之名卽因百合一味而瘳此疾因得名也如傷寒論條內云太陽病桂枝證亦病因藥而得名之義也後人見百脈一宗四字及列證龎雜似乎百端湊合之病矣不知一氣爲病而一藥爲治無取乎岐雜之見也本草百合甘平無毒主邪氣氣病則正氣爲邪氣治其氣而邪氣復爲止氣矣他山取石所以攻玉去其瑕而瑜自全矣非二物也又云利大小便補中益氣此百合病中所以爲主藥也氣之爲病無二義非實而不順卽虛而不足今一物而兼順利與補益則有餘之實邪氣可瀉而不足之虛正氣可充道一以貫之君子多乎哉若夫於一物之中有增減者則原文所謂隨證治之者也且不必拘執而可爲變通者惟百合一味爲君主乃仲景大經大法之昭垂不可妄爲移易焉其中用

知母佐之者。以清肺經之熱。能助百合洩邪氣。得宣。通而。補正。氣無。膠滯。也。故以爲第一方。

百合病。下之後者。滑石代赭湯主之。

滑石代赭湯方

百合七枚擘　滑石三兩碎綿裹　代赭石如彈丸大一枚碎綿裹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後、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溫服、

(箋)至下之後、不用知母。而以滑石代赭湯主之者。以重墜之品。隨下藥之勢。使邪氣自下洩也。用代赭石之濇。濇大便也。用滑石之滑。利小便也。知母清肺。治氣化之源。滑石利水。治氣化之流也。又以赭石杜塞岐

路不使正氣虧洩也無
非助百合爲理者也

百合病吐之後者用後方主之

百合雞子湯方

百合七枚擘　雞子黃一枚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雞子黃攪勻煎五分溫服

按其悞吐之後用雞子黃者佐百合以補陰吐則傷陰補之以救悞而百合治氣如故也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之

百合地黃湯方

大便如漆熱邪已下洩矣故云中病勿更服

百合七枚擘　生地黃汁一升

右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常如漆

校其不經吐下病形如初用地黃者助百合滋陰降火陰陽平補也蓋氣久鬱則生熱氣生熱則耗陰故治陽必顧其陰也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百合洗方

右以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漬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

餅。勿以鹽豉也。

按其一月不解。變成渴者。以百合洗之。不惟補其氣。而且潤其燥也。皮毛主肺。潤皮毛。正所以潤肺耳。

百合病渴不差者。括樓牡蠣散主之。

栝樓牡蠣散方

栝樓根　牡蠣熬等分

右爲細末。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按渴不差者。加栝蔞根。苦以清肺。牡蠣澀以利水。清熱除濕。正氣行而渴止矣。以潤燥不對者。即爲清熱除濕。而渴未有不效者也。

百合病變發熱者。一作發寒熱　百合滑石散主之。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一兩炙　滑石三兩

右爲散、飲服方寸七、日三服、當微利者。止服。熱則除、

發其變發熱者。則非脉微數。而不見發熱矣、必有氣鬱內生之熱。故熱發于表矣。仍以百合理氣。佐之滑石利水。水泄而內熱除、內熱除而表熱退也。總爲百合一物。引伸于無盡。而殊不出順氣補氣之神理也。此百合所以以一物治病。而即以一物名病也乎、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爲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爲逆。

然仲景猶恐人之終不能識百合病而悞爲治也於是又就陰陽以明之正氣之外無陰陽也陰陽二氣之外無人物也明陰陽正所以明氣分之本事也百合病固爲氣病矣而氣有陰陽病則不能無陰陽之偏勝其偏勝處即病也而救其偏調其正即治病之法也凡病皆然而就氣病言之更顯且著耳百合病見於陰者陽不足而陰有餘也當以陽法救之使陽之不足與陰相濟則善矣見於陽者陰不足而陽有餘也當以陰法救之使陰之不足與陽相濟則善矣偏病見於陽陽有餘可知而反攻陰則陰益不足矣再病見於陰陰有餘可知而反攻陽則陽益不足矣何謂攻陰發汗是也陽有餘而陰不足復悞發汗以動擾其陰此爲逆也何謂攻陽下之是也陰有餘而陽不足復悞下之以傷損其陽此亦爲逆也仲景明示人以此正見隨證治之亦必審酌其陰陽之偏勝而不失正氣之調勻方爲順而不爲逆也其所爲病見於陽者如溺時頭痛悶食臭氣口苦小便赤發熱作渴不差是也其所謂病見于陰者如不能食不能

卧不能行常默然及溺時淅然快然但頭眩是也是雖一病而偏見于陰則陽不足偏見于陽則陰不足俱無可汗可下之義而不可吐之禁又在得藥則劇吐利六字中也是又治百合病者不可不知之理也所以仲景又明之于論證列方之後其示人也切矣

狐惑病

狐惑之為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卧起不安蝕於喉為惑蝕於陰為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喝一作嗄甘草瀉心湯主之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乾姜三兩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

半夏半斤

右七味、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狐惑病。蟲病也。蟲因熱生。熱因虛生。然則狐惑者。陰虛血熱之病也。狐性多疑。狐惑即疑惑也。心主血。陰虛則血耗而熱生。血熱則心煩而病作。然則神明之官。失于貞靜滋乎憧擾。所謂執狐疑之心者。此病也。再以蟲喻之。所謂來讒賊之口者。此病也。惟其血分有熱。而蟲遂隨上下皆生。蟲為有情識之物。非同氣血為病。塊然有形而無知也。惟其有情識。故能亂有情識之心。臟而生狐疑。惟其為血化之物。故仍歸于心。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也。若有妖妄憑藉而然。其實不外本身之氣血為祟。我固有之。豈外鑠我哉。試為

申明其外證。蓋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傷寒如少陰之但欲寐。不發熱。不能飲食。而細辨之。則非少陰經傷寒也。少陰病欲寐即寐。而此則目不得閉。卧起不安也。少陰病亦有陰燥欲寐。變爲卧起不安。然足踡囊縮。不與此同也。脉細。不與此同也。于此辨之。知非傷寒少陰病也。是[illegible]陰虛血熱。生蟲于臟腑之外。軀殼之裏。擾而亂之。俾令欲寐而目不得閉。卧起俱不相安也。蟲爲生物。必有口。斯能蝕。隨清氣上行則生于喉。而蝕喉。隨濁氣下降則生于陰。而蝕陰。蓋血熱則氣必熱。氣熱則所至皆熱也。故蟲雖血化。必隨氣成。與凡蟲無二義也。蟲在上。分自不欲飲食而惡聞食臭。蟲之浮游不常。起伏無時。故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不等。俱蟲爲祟于裏之故也。且蟲生于上。蝕于上爲狐。狐者疑也。就心臟言之也。蟲生于下。蝕于下爲惑。惑者亂也。就陰分言之也。在心爲疑。在陰分則干犯于心而亂。職此故也。請先明其蝕于上部之證。與治法。蟲蝕于上部。所謂蝕喉也。喉者氣之總竅虛熱上炎。邪害空竅。喉已受病矣。蟲生其間而蝕之。

則氣不足而音不充聲嗄可必也主之以甘草瀉心湯甘草人參大棗補虛也黃連黃芩清熱也乾姜半夏開鬱殺蟲也虛補熱除而蟲病之端已清矣辛苦並下蟲何以堪蟲雖百足必披靡焉蟲病之 何弗應手而收功乎此治上部蟲病之法也心之所以狐惑者蟲也蟲去而心臟寧貼無所擾動矣故其名曰瀉心其義深哉

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

㊟其有蟲生于陰蝕于陰陰即下部也下部為陰分有蟲必有熱陰熱未有不津耗津耗未有不咽乾者洗之以苦參湯固是以苦殺蟲矣而湯由皮毛以入汗由腠理而出亦除濕清熱滋乾之治也自人中以下俱為陰分不必定在二陰也故用湯洗浴俾下部便于沾濡而氣蒸作汗散熱氣入挾苦殺蟲一法而表裏兼治也

蝕於肛者。雄黃熏之。

雄黃

右一味爲末。筒瓦二枚合之。燒向肛熏之。脈經云。病人或從呼吸止蝕其咽。或從下焦。蝕其肛陰。蝕上爲惑。蝕下爲狐。狐惑病者。猪苓散主之。

（按）再或生于極陰。而蝕于下部之肛門。亦邪熱之氣必由大便下泄。蟲隨生于其間。而蝕于其間。熏之以雄黃。單取殺蟲之義。以其蟲近身外。可以雄黃之烈氣灼之而斃。不足有干於臟腑矣。又皆因蟲治蟲之法也。然治蟲者。治其標也。治虛熱者。治其本也。下部二法。一從標治。及于清熱。而不及于補虛。一從標治。且連補虛清熱俱不及矣。是又在主治者以前治上部之法。佐其不逮可也。況虛熱之極。即上部之蟲。亦有先從本治。後從標治者。亦在學者于補虛之中。寓清熱之理。而不可使虛者益虛。熱者且寒。蟲雖殺而他

猪苓散入陰分散熱之方爲血熱生虫者之治也

變又起。何非善診者、所當用心乎。

陰陽毒

病者、脈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臥、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眥一本此有黄字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

赤小豆當歸散方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乾　當歸[illegible]

右二味、杵為散、漿水服方寸七、日三服、

按陰陽毒之為病、血病也、血何以為毒、蓄熱而毒生也毒何以有陰陽之分。就其淺深而言之也。蓄熱之淺

者爲陽蓄熱之深者爲陰祇在血分論淺深不合氣分判陰陽也血于何蓄于統血者蓄之也肝臟統血血蓄于是肝雖厥陰陽氣乃由之以升達陽鬱不舒則肝生熱肝熱血瘀久而成毒亦如肺癰而不如肺癰之著于肺但在肝下血分卽可蘊釀爲毒有膿有血竟同瘡瘍實乃肝經血分之病也養癰非一日思患在預防此所以不待毒成但見病者脈數而身無熱心微煩便當察審其故矣數者熱也見于脈必爲內熱乃身無發熱則熱伏而不顯必熱之深也且心作微煩則熱動而有象必熱之久也再諦其證默默然但欲臥反似寒證矣又汗出反似寒證之逼陽外越矣不知此但欲臥正熱甚于陰而神明失其寧靜欲爲休暇以自息也此汗出正熱逼陰營外泄爲漉而非傷寒少陰證之但欲寐反身熱汗出也亦以脈之數而不沉細汗出而不畏風惡寒合觀而可辨之者也且更有可畧觀而易得者其人初得此病三四日之間卽目赤如鳩眼熱蓄肝經可知矣七八日目四眥黑熱盛于肝經更可知矣黑者赤之反而實爲

火極變水之色也。肝之竅開于目。熱之色盛爲赤。極爲黑。何非肝熱之明徵乎。于此猶不清肝除熱。釀變難言矣。目四眥黑。其人若不能食則熱在肝經。旁移于胃也。其人若能食則熱在肝經已久。化血爲膿。而熱勢反減。所以胃又能食也。傷寒厥陰證中。傳經熱邪。亦有熱移于胃。饑而不能食。默默不欲食者。亦有挾熱下利。便膿血者。皆肝經血熱之據。非余之杜撰也。血化爲膿。膿已成矣。仍可不急爲舒散其血分之熱。以救其陰乎。主之以赤小豆當歸散。赤小豆排膿逐水之藥也。以當歸引入厥陰血分。則血化之膿。可以從大便而出。亦同于抵當湯之下畜血。而爲地不同。彼在血海下焦。此在肝臟中焦。膿血去。積熱消而病可除矣。又何有陰陽毒之病乎。陰陽毒者。肝經血熱。至深至盛。結聚爲患。而不化膿。故一發輒不可爲。也。亦如大瘡之起。有膿則生。無膿則死。膿多則易治。膿少則難治。在皮膚之外。與在軀殼之裏。其理一也。今既成膿。則無毒可蓄矣。如不成膿。其毒乃大。蓋邪熱盛而正氣足。則成膿。邪熱盛。而正氣不足。則不能

成膿氣不足而邪盛豈非危候乎。

陽毒之爲病面赤斑斑如錦文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主之

陰毒之爲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

升麻鱉甲湯方

升麻二兩　當歸二兩　蜀椒一兩炒去汗

甘草二兩　鱉甲手指大一片炙　雄黃半兩研

右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取汗附後

于金方陽毒用升麻湯無鱉甲有桂陰毒用甘草湯無雄黃

(按)請爲申明陽毒陰毒之義陽毒之爲病厥陰血分蓄熱較淺者也熱蓄必發發則面赤斑斑如錦文熱之色也咽喉痛熱毒之薰灼也唾膿血毒雖欲成膿而不能盡成膿仍有血以雜之鬱其邪熱不能宣洩此血熱之結于厥陰而就其可爲升舉者言之也五日之內及早圖維散其陰分之熱升其深鬱之陽而毒可漸減七日以上毒結于肝臟必移患于心心臟受邪難于救矣仲景主之以升麻鱉甲湯升麻者升其陰分之鬱熱也當歸引入血分也甘草解毒緩中之品也鱉甲直入厥陰之藥也蜀椒治熱于陰中用之爲開導也所謂寒因熱用也用雄黃者味本甘寒性却猛烈入陰分排難解紛也服後取微汗以升陽散熱庶乎不致毒氣內結侵及君主爲害莫挽也至于陰毒之爲病血分積熱同于陽毒而更深更盛者也面色青而不赤厥陰臟色隨熱上發且熱極似寒故不赤而青也身痛如被杖肝主一身之筋骨肝臟毒

結則一身筋骨拘急而掣痛也咽喉亦痛而不唾膿血熱瘀于甚深之分又正氣弱而不能化膿也此正如大瘡無膿之危證也亦期以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總貴圖維之於早也法用前方而去蜀椒之熱雄黃之散但以當歸鱉甲引升麻入陰血中而濟以甘草之解毒庶幾血分熱升而厥陰毒解亦不容不為一試者也苟當其人三四日間目赤如雄眼之時即為升熱解毒何至沉伏結聚若此乎善治者治之未病之先善救者救之于可救之際一悞尚延日再悞促命期千古之昭鑒也夫

仲景叙前條于陽毒陰毒之首正見當辨證知危及早圖救豈料後人謬叙之于狐惑病中彼蓋見陽毒之為病五字即為斷章分注矣不知陽毒陰毒豈一蹴而至者哉必有前條方可救挽十之七八何甚更混入狐惑以悞世乎試問狐惑病何處可以成膿而乃云膿已成也亦可謂不通之甚者矣

瘧病脉證併治第四

證二條
方六首

師曰。瘧脉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針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

按瘧病者。寒熱病也。寒熱兩見。而病實一邪。一邪在少陽經。介于半表裏之間。欲出太陽透表不能。則熱。欲入陽明歸裏不能。則寒。淺者邪但在少陽之經。深者則及于足少陽之胆腑。邪淺者。病淺而發速。一日一作。邪深者。病深而發遲。間日一作。甚則三日一作。亦如傷寒厥陰證。厥深熱深。厥微熱微之旨也。其爲病必外感風寒于太陽。以病于表。又必內傷濕熱于陽明。以病于裏。風寒在太陽者。入于少陽之半表。濕熱在陽明者。出于少陽之半裏。風陽邪。寒陰邪。在表之邪本二。而入于少陽之半表。則成一邪矣。濕陰邪。熱

來路清矣

王病明矣

內經言六府多係言胃府此處言六府係言胆府俱非泛言六府也

此證切矣

陽邪在裏之邪亦二而出于少陽之半裏則亦成一邪矣故傷寒在太陽分風寒二邪在初入陽明亦分風寒二邪之因在少陽則俱合一無可分晰瘧病乃少陽病亦如之也且傷寒之少陽乃自太陽陽明遞傳者而瘧病之少陽乃自太陽陽明兩投者故在表可分言風寒而在裏必分言濕熱又不同于傷寒自陽明傳入之邪辨其風寒來路矣故合言其濕熱二邪而陽明之自內出于少陽者可明矣合言其風寒二邪而太陽之自外入于少陽者可知矣內外俱陰陽兩雜而合一之邪故為病寒熱並見而祇在一經也凡後人言五臟有瘧者固岐羊之說即岐伯云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于六府一語六府亦指胆府而言而非泛言他府也是總在讀古人書者不以文害辭辭害意也不善讀此句則泛言六府之瘧失其少陽之指歸善讀書者反能明少陽經則病淺一日一作在胆府則病深間日三日一作之旨矣又如傷寒厥陰病厥淺熱淺者在經厥深熱深者在肝臟也肝胆臟腑相連同為陰陽升降之道路行于身之兩

少陽居陽之半
病發于厥陰
肝膽之游陽
也故發速瘧
陰也故發遲
皆一定之理

側如天地之卯酉。爲陰陽日月之門户。在厥陰則厥熱互見。在少陽則寒熱往來。少陽之陽。又淺于厥陰之陰。故少陽之寒熱往來。又速于厥陰之厥熱互見。寒熱往來。至深不過三日一作。厥熱互見。至淺乃厥三日熱三日。二證參觀。而寒熱之理。躍如矣。因此而求。則瘧爲表證。不發于臟。其理可知也。瘧爲經病。重方及臟。其理可知也。夏傷于暑。長夏傷于濕。秋病痎瘧。其理可推也。冬傷于寒。經春不發。夏乃發溫瘧。其理可推也。理明則一了百當。理不明則面墻而立矣。可不慎歟。此瘧病寒熱兩作。爲一邪在少陽之義也。至于瘧之爲病。又證各不同。所以巢氏謬分五臟。不知證不同。而在少陽同也。證不同者。各有所因之不同。而爲病于少陽。無不同也。證不同者。或參雜以他病。有不同。而主病在于少陽。無不同也。此又治瘧必治少陽之大旨也。其在內經論之最詳。而仲景似言之反畧。但善讀古人書者。參合而求之。引伸而通之。詳者固詳。畧者亦詳焉。余今註金匱。明仲景之畧者也。而不敢不于仲景之說。引伸于無盡。則上古聖人

旨溫而散亦在內

言論風旨旨堪爲想見矣。仲景論瘧必首言脈。脈爲凡病之主腦。而獨首言及瘧者。瘧之脈純而不雜也。雜者亦不出純中附見者也。師曰。瘧脈自弦。四字乃瘧家主腦之脈也。病在少陽。木氣應之。弦見左關者。其主弦見六部者。其應無不以弦爲宗也。兼見之脈必列敘于後者。兼見之證。即各屬于其脈。而附于弦者。如一診也。診不同則證各異。而法亦各異。乃耑其治于少陽。終如一法也。請爲悉舉之。以明其辨。弦數者。內傷于熱者多也。傷于熱則陰虛。故多熱也。弦遲者內傷于濕者多也。傷于濕必陽微。故多寒也。此瘧之內因也。弦而小緊者。即細緊也。細爲積。緊爲實。不可作內寒論也。下其積。破其實。則內因于積實之邪者除矣。弦而遲。遲亦寒也。緊爲表寒。遲爲裏寒也。宜溫之。溫其寒。則內因于寒邪者除矣。弦不細而但緊者緊見于弦中。則浮緊也。見于細中。則沉緊也。沉緊爲內傷之邪。浮緊爲外感之邪也。外感于表。可發汗。又緊爲寒。可針灸。解其表。溫其寒。而外因于寒邪者。可除矣。浮大者。浮候表。亦候上。大爲盛。亦爲實。實盛見

于上邪在高分也可吐之乘其勢而湧出以除其內因實盛之邪也弦數者弦爲風數爲熱風生熱而陰傲熱生風而裏虛理之以飲食消息益其津液養其裏陰而風熱內因之邪自除矣此仲景就脈而分言其治法爲瘧家立振綱携領之治也

病瘧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如其不差當何如師曰此結爲癥瘕名曰瘧母急治之宜鱉甲煎圓

鱉甲煎圓方

鱉甲十二分炙　烏扇三分燒即射干　黃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婦三分熬　乾姜三分

大黃三分　芍藥五分　桂枝三分

葶藶熬一分　石韋三分去毛　厚朴三分

牡丹五分去心　瞿麥二分　紫葳三分

半夏一分　人參一分　䗪蟲五分熬

阿膠三分炙　蜂窠四分炙　赤消十二分

蜣蜋六分熬　桃仁二分

右二十三味為末取鍛竈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盡一半着鱉甲於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千金方用鱉甲

十二片。又有海藻三分。大戟一分。䗪虫五方。無鼠婦赤硝二味。以鼈甲煎。和諸藥爲丸。

按再仲景之論病也。必先明其愈期。在傷寒論中皆然也。蓋病有。由來。必有。由去。知其來去。而病情斯可得。也。即或來之迅速。去也留連。亦可以諦審于遲速順逆之間。而商其調劑之法。病瘧于月初得者。當于月半可愈。初三哉生明。陽盛之候也。月半後哉生魄。陰盛而陽濟可愈矣。設不差。十八日哉生魄。陰盛之候也。月盡後哉復生明。陽盛而陰濟。無不可愈矣。寒熱之邪。不外陰陽。陰陽之氣。不外勝復。一定之理也。此以人身之氣血。配天地之陰陽。順大化。而審病機也。如其再不差。則與化行有逆。必有逆之在人之故。不可崇求之于瘧病也。仲景設爲問答曰。當云何。師曰。此結爲癥瘕。寒熱雜合之邪。在少陽。而上下格阻之氣結厥陰。聚于肝下之血分。而實爲瘧病之母。氣足于生瘧而不已。此所陰陽互盛。歷月經年。而病不除也。蓋有物以作患于裏。如草樹之有根荄。必須急爲拔去。方可刈芟其枝葉。不然。旋伐旋生。有母在焉。未

有不滋蔓難圖者矣。宜鱉甲煎丸。緩以治之。治瘧母從緩。治其本之義也。藥品最多。而主以鱉甲。入厥陰血分。作主腦。破癥瘕。療久瘧。佐以丹皮、芍藥、阿膠。養肝經之血。柴胡、桂枝、乾姜、升少陽之邪。血足陽升。爲瘧母之滯者。可通矣。桃仁、大黃、赤硝、紫威。以驅熱下洩于大便。葶藶、石韋、瞿麥、黃芩、驅熱分洩于小便。熱去而瘧母之聚者。可開矣。人參、半夏、厚朴。以固氣燥土。使下洩者。去邪而不傷正也。鼠婦、䗪虫、蜂窠、蜣蜋、以破瘕除癥。兼通利水道。使下洩者。不止于熱。且兼除濕之用。是一方而固氣燥土。養血升陽。以興禮樂。破瘕消熱。滲濕消癥。以用征誅。一舉而無義不備矣。誠從緩而治之神方也。焉有瘧母。可以留中作祟者乎。迨瘧母既除。而其標病可隨證已之。覆巢之餘。無完卵矣。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

肉之間令人消鑠肌肉。

按仲景更爲列舉其證定名出治以示人再設爲問答以明之。師曰陰氣孤絶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寃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何爲癉瘧若瘧病但熱而不寒者是也癉者火毒也小兒熱結之毒曰癉又黃癉之病亦此癉皆熱盛于裏之義也熱盛于裏則陽盛于少陽之半表裏而陰不勝斯退伏不見故但熱不寒然此熱豈無所根係而發哉師又爲明其發熱之原曰邪氣內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鑠肌肉則心者其熱發之原而分肉者其存邪之宅乎心臟也屬裏分肉軀殼也屬表瘧爲少陽病何屬于心而邪又在少陽之經何云屬軀殼之分肉間不與前說相悖歟不知師謂邪氣內藏于心者言發熱之原非瘧之原也瘧爲寒熱兩見之證今但熱不寒是心臟有熱以附乎瘧而陽增盛陽氣既盛則周身分肉之間皆熱邪瀰漫反奪瘧病寒熱之勢使陰甘于退避而陽獨見横肆也故師首明之曰陰氣孤絶陽氣

獨發。正見瘧之爲病。本寒熱兩停之證。而附于他端則變矣。陽盛者陽偏。陰盛者陰偏。遂失正瘧之形狀。而另立門戶。不得不別其瘧名以諦之。此瘧病之所以雖同。在少陽。而岐路多端也。其證既爲陽盛。則少氣煩寃。壯火食氣。而心神不安也。手足熱而欲嘔。心有積熱。而四末蒸灼也。且其邪既舍于分肉。則必耗分肉之陰。而心臟有熱。又爲耗陰之本。津枯液燥。肉削肌瘦。師定其消爍肌肉。爲陽盛陰衰深慮也。主治者。必當加意以固矣。癉瘧之義如此。

溫瘧者。其脉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

白虎加桂枝湯方

知母六兩　甘草二兩炙　石膏一斤

粳米二合

桂枝去皮三兩

右剉每五錢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汗出愈

按又有所謂溫瘧者何也溫瘧有二總屬陽盛而淺深之邪不同仲景所言于金匱要畧中者溫瘧之一也素問又有溫瘧二證證不同而所因亦各異詳注于後請先爲註仲景之名溫瘧溫瘧者亦熱積于內而陽盛陰伏無寒但熱之證也然其人不純是內發之熱惟其外感之風寒鬱于表分故內生熱而發外所以骨節疼煩時嘔見外寒內熱之因不同于外無覆冒從內自生之焰爲猛烈實甚也所以其脉如平人此溫瘧之邪淺者也然同爲陽盛陰虧之證不容不救陰以濟陽同用爲熱多寒少之治仲景以白虎加桂枝湯主之以秋令之涼肅治內熱之薰蒸如夏月溽暑方殷而天末涼風惠然其來又何陰不漸滋而陽不漸斂乎心臟之邪以清分內之熱以解癉瘧之熱毒固可除矣即如平人脉之溫瘧有骨節疼煩一

證。熱由表邪所鬱。加桂枝而表邪亦可解矣。內熱治以辛涼。固為兩解表裏。而加桂于少陽病中。使熱邪得以升散為解。散又不同于太陽病熱證之用白虎也。此其義。皆業醫家不可不明者也。或問曰。心藏內藏邪氣。何以桂枝為對。答曰。用桂枝少許。于白虎湯中。總為少陽病計也。木氣非桂枝之辛香。不能由半表而達于太陽之表。與心臟無涉也。亦與主肌肉之陽明無涉也。加桂枝總為少陽起見。所謂瘧病多端。而不離少陽為治也。知此方。可與言治瘧之理也。此仲景所言。于金匱要畧中之溫瘧也。若素問所言溫瘧則何如。此蓋喻氏嘉言引之于瘧病法律中。而詮解少失其義者也。敢續明之。並列于仲景書中。以內經補仲景。

非蛇足也。

內經云。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又云。帝曰。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于何藏。岐伯曰。瘧者得之冬中于風寒。氣藏于骨髓之中。至

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于腎。其氣先從內出之于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此內經言溫瘧有二。而俞氏引之于瘧病法律中。與仲景互相發明者也。此二證與仲景所言。不難辨。仲景所言者二證。但熱不寒之瘧也。一曰癉瘧。一曰溫瘧。內經所云者。二證。先熱後寒之瘧也。俱曰溫瘧。此以寒熱之有無先後為分晰者也。仲景所名癉瘧。但熱不寒之熱。熱根生于心。而熱氣舍于分肉至于溫瘧之但熱不寒之熱。則不過陽鬱于表之熱。故脈如平。此二證其熱大分淺深也內經所言之第一種溫瘧。其先熱後寒之熱。亦如仲景所言之溫瘧。不過陽鬱于表之熱。特寒熱之次序稍變于常瘧耳。其發亦以時變。而仍不失其常。亦熱之淺者也。至內經所言第二種之溫瘧。則又似同于仲景所言之癉瘧矣。然先熱後寒。與癉瘧之但熱不寒。又不同。蓋寒熱之見于外不同。而積熱生于裏有

同耳何以謂之同于癉瘧以仲景所言癉瘧有夙熱而內經所言溫瘧亦有夙熱者也仲景所言夙熱藏于心臟內經所言夙熱藏于腎臟也瘧病原非臟邪以熱在臟爲瘧之根如瘧母在肝臟爲瘧之母俱係于臟而以臟言而瘧則究非臟病焉故熱藏于心即根于心熱藏于腎即根于腎此俱熱之深者也推之于仲景所言之癉瘧內經亦謂之屬于肺臟亦不過係屬于臟之義而已但內經既謂夏傷于暑喻氏又補長夏傷于濕秋必病瘧矣何以內經又云溫瘧者得之于冬至春陽氣大發而邪氣不能自發必待夏月腠理開泄有所用力邪方隨汗皆出不幾二說相悖乎不知內經所云夏傷于暑長夏傷于濕爲秋病之先寒後熱之正瘧及熱多寒少但熱不寒之雜瘧言也內經所云冬傷于風寒夏乃病瘧單爲先熱後寒之溫瘧言也其經春不發至夏乃病內經自詮解無遺義明言此邪藏于骨髓之中至深之地故春氣發在骨髓外則邪不能自發夏月熱入骨髓有所勞用其力力屬于筋骨邪方隨用力出汗而發理至當

也乃喻氏謬註訓為藏于腎臟腎火外發為熱發而後收為寒腎火豈自發而可以自收同于陽氣乎氣有卷舒曲伸腎火一發則不可復收非同陽不為歛藏矣試觀夫氣氣可往復火一發則為灰即火盡薪傳鑽燧改火俱新火也其仍已發之火乎即此可知腎火忽發忽收之說為妄也且喻氏自言瘧非臟病何云腎火又是瘧病言少陰為蛇足之故智矣腎雖主骨髓而骨髓與分肉同為表究非腎臟之裏也學者須識此則表裏不致舛混也再通為考究仲景所言及內經所言之證熱藏于心舍于分肉者熱也熱藏于腎舍于骨髓者亦熱也俱陽盛而陰退伏之候也但熱藏于心之癉瘧為實熱熱藏于腎之溫瘧近于虛熱治熱必用白虎湯治少陽之熱必加桂枝然則兼虛必用人參亦可類推矣腎為足少陰也心亦未嘗非手少陰也在心未必皆為之實在腎又未必盡為之虛也又學者不可不細辨之者也此內經言溫瘧有二而喻氏引以發明金匱之未備俱未嘗言方出治者余總以仲景之白虎湯主之治心火于少

陰與治腎火于少陰似亦相去不遠也氣虛則加人參津亡則加生地血虛則加歸芍熱甚則在心加黃連在腎加黃栢似俱不出陽盛救陰之法也願天下善學仲景者與余言相考訂也則幸甚矣如此則先寒後熱先熱後寒但熱不寒熱多寒少之瘧種種可明

瘧多寒者名曰牡瘧蜀漆散主之

蜀漆散方

蜀漆洗去腥　雲母燒二日夜　龍骨等分

右三味杵為散末發前以漿水服半錢○溫瘧加蜀漆半分臨發時服一錢匕一方雲母作雲實

按更有寒多熱少之一證再為明其病而立其法如瘧多寒則熱少不須言矣名之曰牡瘧牡者陽物也則

牡瘧者亦陽勝而陰虧之瘧也陽盛陰虧何不治其陽而以蜀漆散治其濕則其人熱盛于內而素有水飲所謂夏傷于暑者熱也所謂長夏傷于濕者濕也熱與濕內傷于陽明前言之矣而熱與濕又必較論其偏勝前條所註皆內傷熱盛于濕之義也此則內傷濕盛于熱之義也濕爲水邪必犯心臟心名牡臟以少陰君火爲諸陽之主故以陽名之言水邪挾熱逆而干犯于心名之曰牡瘧言此瘧爲犯心之瘧如京師有寇名之曰京寇所以示人以勤王之宜亟也仲景主之以蜀漆散以蜀漆爲吐藥和漿水以助其吐非益其濕也以雲母龍骨以鎮其心驅其邪爲鎮爲驅俱寓治水之義也後有移治于溫瘧卽仲景所言之但熱不寒之溫瘧也如患溫瘧而熱盛于濕者必用白虎湯其或挾濕爲甚漸有浸淫之勢所謂濕上甚爲熱而上逆于頭目及作嘔逆等證則非蜀漆散加蜀漆不爲功也此仲景于牡瘧之治明濕邪之浸淫將使熱邪得留戀去濕正所以去熱也總之風寒外感于太陽熱濕內傷于陽明合而爲少陽陰陽

之邪發為寒熱之證此病之本也至于病之所因不同附于所因之病又不同此病之末也于其末既詳論之無遺于其本不必更為他說也但少陽病治其少陽而已附外臺秘要三方柴胡去半夏加括蔞湯柴胡加桂姜湯二方尤為得治少陽之法謹並釋詳之于後

附外臺秘要方

牡蠣湯治牡瘧

牡蠣四兩熬　麻黃去節四兩　甘草二兩

蜀漆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黃去上沫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二升溫服一升若吐則勿更服

柴胡去半夏加栝樓湯、治瘧病發渴者、亦治勞瘧、

柴胡八兩　人參三兩　黃芩三兩

甘草三兩　栝樓根四兩　生姜二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二服、

柴胡桂姜湯、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服一劑如神

柴胡半斤　桂枝三兩去皮　乾姜二兩

栝樓根四兩　黃芩三兩　牡蠣二兩熬

甘草二兩炙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按柴胡湯。治少陽傷寒、少陽證言之。金匱更取之治瘧、在少陽治少陽。傷寒病可。瘧亦可也。凡病皆可也。有柴胡。而外感之邪。合于少陽者。由半表而升表。有黃芩。而內傷之邪。合于少陽者。由半裏而洩裏。人參、甘草、大棗、以補中。生姜以佐柴胡而透表。括蔞根、清熱滋乾。以治發渴。而卽以治消渴。及受勞卽發之勞瘧。去半夏陽性之苦。恐其助陽爲虐。用括蔞根陰性之苦。以滋陰而濟陽也。此爲瘧病發渴者言治。亦陰虧陽盛之治耳。而凡多熱少寒。但熱不寒之瘧。皆可用之臻效矣。再者柴胡加桂姜一方。金匱言用以治瘧之寒多熱微。或但寒不熱。此濕盛于熱。及陰盛于陽之瘧也。亦以柴芩爲表裏分治。佐以桂枝乾姜之辛

溫。以扶助陽氣。兼用牡蠣。去濕也。栝蔞根有可以易半夏者。有不可以易半夏者。蓋半夏之苦入心。而栝蔞根之苦入肺。入肺以肅金。而少陽之邪有制。入心以生火。而少陽之邪反有助矣。此去半夏加栝蔞根之義也。傷寒有用有不用者。傷寒之少陽胃不成實者多。熱必不盛于裏。則用半夏。爲有益胃宣陽之效。瘧病之少陽陽明有熱者多。熱多盛于裏。則用栝蔞根。爲有清熱下濕之益。所以傷寒于半夏有用不用。而瘧病于半夏必不用也。此一物之微。非體驗之不能知也。其牡蠣治牡瘧一方。吐之不已。必汗之。汗者心之液。汗出而水邪不致侵心臟矣。且濕甚于裏。亦有汗解之法。但爲正氣有餘者言也。不可不審其虛實。而見牡瘧。卽混投此方。雖載之金匱中。所當臨時斟酌爲治者也。後人治瘧之方多矣。豈能外金匱前後六方之範圍乎。甚矣岐雜之書。滋于後世。而古聖賢之意。愈失而愈遠也。可慨也夫。

喻氏論瘧諸條。有可採者。附錄以廣後學之聞見。其方亦酌錄二三。以備參考。非敢雜亂乎仲景也。

所謂闡發貴其多。而決擇貴其精也。

厥陰之邪。必犯于陽明之胃。少陽之邪。必犯乎少陰之心。傷寒厥陰病。其人不能食。雜病陰陽毒。屬于厥陰。其人亦不能食。必化膿後方能食。傷寒少陽病。其人心煩而悸。雜病瘧病屬于少陽。其人亦有牡瘧之證。可見病邪有必由之境。氣行有一定之路。非人所能為也。人生而具者也。業醫者。隔垣之照。所以貴于能明也。此又可以推之凡病。而皆當引伸于無盡者也

微為陽弱數係火象風陽邪也動象也陽邪外犯陰易虧火內動故數微而數言衛氣不固而風邪入也故曰中風使然

右西北過壯大宗其方神矣非其地非其人非其適

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第五

論一首 脈證三條 方十一首

夫風之為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為痺。脈微而數。中風使然。○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即難言。口吐涎。

侯氏黑散。治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外臺治風癲

菊花四十分　白朮十分　細辛三分

可也參之五
桂枝加減爲
福于後之風
引湯亦云

茯苓三分　牡蠣三分　桔梗八分
防風十分　人參三分　礬石三分
黃芩五分　當歸三分　乾姜三分
芎藭三分　桂枝三分

右十四味、杵爲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溫酒調服、禁一切魚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藥積在腹中不下也、熱食即下矣、冷食自能助藥力、

按中風者、風證之一也、內經云、風者百病之長也、凡外感之證、無非風爲之始、而中風其一端耳、風痺痿厥、四者、均有內因外因虛實寒熱、要皆爲軀體之病、然外感者、在臨時、內因者、在平日、善養生者、貴於思患

而預防善治病者又貴于見機而早救豈止四證爲然哉豈止中風爲然哉但主治者所原本在內經而宗主者惟仲景內經言風證多端于中風苦無耑論自有仲景而中風始有耑治之法矣其論中風者曰夫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此爲風邪在經者標出總證也然風淫末疾風之中人無不先見于手足者內經言風證又云或爲偏枯風之中人見于手足必偏于一手一足者此仲景所以原始經文而決人病機也然經又云風之感人也上受之上受之則上必病而下或有不病者故仲景又原始經文而決人病機言或但臂不遂者此俱可謂之痺痺在內經另有耑論何以中風又云爲痺不知痺之爲義閉塞也結聚也其人未至半身不遂之前腠理之間經絡之際分肉之中必先有邪氣閉塞結聚而正氣正血流行不獲暢遂久矣人身之氣血停勻則各安其步趨進止有常度若有所結聚之處則必有所疏泄之處矣有閉塞于裏之邪必將召乘伺于外之邪矣所以痺者自痺而中風者自中風痺而不中風者有之中風未

寸口脈浮而緊爲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是傷寒中桂枝麻黃各半湯之一症乃風與寒相搏之病也仲景

有不由於痺者也然則痺者中風之外媒也診其脈微而數微者陽虛也數者陰虛也非微而陽虛則衛氣固護風何從入非數而陰虛則營道充實風又何從入而漸深惟其衛氣虛故風邪侵軼犯界而夷其城郭惟其營血虛故風邪橫行直突而掠我積儲且陽虛必裏寒而痰易成更陰虛則內熱而火易發諺云中風爲痰火病痰火其又爲中風之內媒也乎河間主火丹溪主痰而東垣主氣氣即痺也喻氏所以引經文以證三說云不能問其虛安問其餘即可於論脈微數二字驗之也更進因微數之脈歷推之于證寸口脈浮而緊上受之邪必在寸口上以候上也浮者在表也緊者風邪挾寒邪也在表有邪邪氣實必正氣虛也以風挾寒寒爲實邪則風邪亦實也寒與虛相搏者相遇于皮膚之表分爲患也此中風之淺病也然又有深焉者矣浮者不止衛氣之虛且爲營血之虛也衛氣虛不過風中于皮膚斯已耳營血復虛則脈絡空虛矣賊邪之風乘脈外衛虛中皮膚者今且復乘脈裡營虛中經絡矣邪風入經絡較中

論中風而先指出此條猶論傷寒而先揭出中風并緊寒之相合者例也使人于脉浮爲風脉緊爲寒處辨認耳若直名之曰中風則病不兼寒而脉不兼緊惟其脉浮者又爲營血素虛之人其邪風直中于經絡須知此病非寒傷營所

衛氣。深一層矣。氣行于脉外。有邪易隨氣而散。血行于脉內。有邪難隨氣而瀉。此經絡之風。所以入而不易出也。于是雖有中左中右之不同。而或病乎左半身不遂。或病乎右半身不遂。皆同爲一中風而已。邪氣既中于經絡矣。在經絡中與正氣相參錯。正氣在兩半身無二行也。此半身有邪。則不得不緩。彼半身無邪。則不得不急。正氣急者。非急也。較緩者。行急也。邪氣緩者。非邪氣緩也。較急者。行緩也。兩半身氣血本同其步趨。今一急一緩。正氣自急于無邪之半身而口眼手足如常。邪氣自緩于有邪之半身而口眼手足起變。仲景謂之曰。正氣引邪。喎僻不遂。口喎眼僻。手足不遂。此中風必有之外證也。何以云正氣引之。蓋一身之氣。雖分兩半身。未嘗不相牽掣維繫。以疾行引緩步。必見傾側也。此仲景爲風家。明其致證之由然也。此但爲風中于經絡者言之也。然中絡與中經。又有淺深。邪在于絡。較皮膚爲深。較在經爲淺矣。絡乃分肉中。氣行之支派也。邪在此。不過肌膚不仁而已。若邪在于經。較絡則又深矣。經者。支體中氣

謂血虛乃本血虛而經絡空虛邪風直中故亦謂之[illegible][illegible]風病也

行之道路也邪在此則重不勝而半身不遂矣不仁者心所不能周之處不遂者心所不能使之體也心不能周于人則不仁于人不能周于物則不仁于物不能周于肌膚則可謂之不仁于肌膚也心有所使而能給則心遂令舉手手不應舉足足不應故謂之不遂也古人名病豈有絲毫不人扣者乎夫風至于中經絡可謂深矣而不止乎此也且有邪入于腑者矣邪入更深矣更有邪入于臟者矣邪入至深矣入腑即不識人入臟舌即難言口流涎苟非藩籬盡徹城府洞開何致升其堂造其室逐來臥榻之畔與主人共食枕也幾何不盜憎主人鵲巢鳩居也乎有何奇兵自天而下能驅其邪于退藉城社之密邇者乎驅逐不力則盤踞難除蕩滌粗盡而社稷已墟矣此所以神丹之不遇而壽命之難延也可不慎歟可不慎歟邪既中于腑與臟矣六腑五臟邪將何居喻氏以爲中腑必在胃中臟必在心乃內經所云風證五臟俱有而腑又獨言胃腑者何也此中風之因也非中風之病也臟腑處軀殼之裏外有正氣爲之護衛

內有正氣爲之充周。如五都之要區。必設重備也。守在四鄙者有人。居重馭輕者有勢。又何衝襲之爲患乎。惟其嚴城守禦全虛。內賊滿布。勾通外寇。乘隙倅至。倉慌之頃。已登陴啓關。坐視覆陷矣。故內經所言五臟之風。及胃風。皆平日之內賊也。喻氏發明仲景所言。乃臨時之外寇也。此其論列有不同。而未始有異旨也。請爲明胃腑心臟之故。胃足陽明也。厥陰有邪。必犯之者也。心手少陰也。少陽有邪。必犯之者也。在傷寒厥陰病。犯足陽明。在雜病陰陽毒屬厥陰。亦犯足陽明。此見足厥陰之犯足陽明。爲必致之邪也。在傷寒少陽病。犯手少陰。在雜病瘧病屬少陽。亦犯手少陰。此見足少陽之犯手少陰。爲必致之邪也。五臟六腑。惟足厥陰肝。足少陽胆。爲風木之在人身者。內風既盛。必發于肝胆。外風相召。必及于心胃。此俱可徵而可信之理也。況血虛于營。脉絡空虛。其末也。而肝臟所統之血。未有不先虛而後脉絡方空虛者。此血虛之本也。抑氣虛于衛。腠理疎泄。亦其末也。而胃腑所宗之陽。未有不先虛而後護衛方疎泄者。此

氣虛之本也厥陰血虛火動而生風陽明氣虛痰積而兆風又中風之本事因之厥陰肝動而胃土受尅邪風入而陽實陰虛不識人即津亡讝語之甚者耳識人在目目者肝之開竅也因之肝風動而胆風亦動木火相通二火同原胆邪移入于心神明巳亂廉泉不收舌强語塞涎沫常流舌者心之開竅者也其有口流涎而未至不識人不能言者則口喎頤僻所致非此舌縱難言之口流涎沫也此皆原證有本而諦病入微者後學不可不究心者也然中風至于直中腑臟則千百中無一二可救者矣故仲景並不言治法也不亦深可凜哉後出侯氏黑散一方亦爲中經絡者計耳可見風中腑臟治其未病治不在巳病也明矣

中風病至中腑中臟難于救治固矣然中風苟不至于表裏洞如大約中經絡者居多原文謂邪在于經即重不勝即中大風而四肢煩重之證也心中惡寒究是表虛風入特以中陽亦虛故護衛疎泄而心中

亦有歉然不足之意仲景從表虛惡寒證中已形容出裏虛召風之故矣出侯氏黑散一方爲風中經絡者言治而方中無非爲內虛招風立法可見外風幷內風無能爲之引致人能杜內風之根原自能禦外風之侵暴此恃源而往之理也內風之根原爲何然亦不外痰也火也氣結之痺也而三者又總不外于裏虛而已虛于氣則痺生于表虛于陽則濕生于腰痰生于胃水飲生于腹腸虛于陰則火生于肝虛于血則熱生于脉道痺者邪聚于表而以疏泄處受風也濕者能生痰飲痰飲復生格滯以凝結處爲氣病而風遂乘其隙而投之也火者內消津液外落腠理開門而揖風盜之入也熱者在脉道則耗營血脉道空虛則虛生風熱生風二義已備故風不期而自至也方中以菊花甘平潤肝燥而散風邪爲君白术茯苓人參乾姜牡蠣礬石扶陽燥土利水以勝痰飲之凝積細辛防風桔梗桂枝以開鬱行氣固表驅邪黃芩以清裏熱當歸芎藭引入血分營道之中無非爲經絡標邪言治而其實皆從臟腑之本治也溫酒調

服正使藥力入經絡六十日之久令藥積腹中不下則驅風而兼填實之旨喻氏明之詳矣所以爲隨驅風出隨召風入嚴其戒矣復言熱食即下冷食能助藥力然非其人臟腑之陽氣素有根維于其中者何堪六十日之冷食乎此雖風中經絡尚可治而陽微陰盛尤當加意先從扶陽益氣之本治也明矣是乃仲景言外之可推者也然又有必推而方盡之說焉侯氏黑散從本治之方也風中肌膚風中經絡獨無從標治之方乎何金匱兼尚主者乎非仲景無言也言之于傷寒論太陽中風中其法不一而足也即有兼寒中人者言之于傷寒論風寒兩感其法亦不一而足也此俱從表治治標病之義也言治中風之初外感方始者不可不參考傷寒論太陽病中風中寒兼中風寒諸方而斟酌其風寒之外因又不可不參考于傷寒論諸經主方陽虛之表寒裏寒陰虛之內熱表熱而斟酌其陰陽之內因故仲景但出侯氏散一方爲驅風漸出後主治也非爲風甫感入時主治也風甫感入時主方頭緒不一大抵不外桂枝湯一

即仲景傷寒論中諸法移于中風病其效如神可見理一而分殊也

桂枝加減方數條原係傷寒中兼中風者主治也今中風中先揭出脈浮緊一句又申之以緊則為寒一句已示人風寒兩感者之在傷寒論中桂枝加減各方主治矣以下論桂枝數

一方。但加減不同。所以難為出方也。在傷寒論諸條言證。亦多加此。醫非通變。烏足與語仲景哉。請為就中風病。分疏傷寒論中。太陽中風諸方。質之天下高明。細思熟審。與後世諸方書得當否。

桂枝湯者。治風之主藥。可以治中風于太陽之衛。即可以治中風于太陽之皮膚。為痺病。又可以治太陽中絡。為肌膚不仁病。又可以治太陽中經。為重不勝之半身不遂病也。

大青龍湯。可以治傷寒太陽之兼中風寒病。即可以治中風病之兼有寒邪者也。

小青龍湯。可以治傷寒病風寒感表。痰飲在裏者。即可以治中風病之外感風寒。內積痰飲者也。

桂枝加葛根湯。可以治傷寒太陽陽明並感之邪。即可以治中風病。皮膚有邪之太陽痺病。肌膚不仁之太陽陽明兼病也。

桂枝加厚朴杏子湯。可以治傷寒。有表邪。作喘急。即可以治中風病。有表邪。作喘急也。

若其深知仲
景之心者乎

桂枝加桂湯。可以治傷寒中風病之陽虛于表者。卽可以治中風病之陽虛于表者也。

桂枝加附子湯。可以治傷寒中風病陽虛于裏者。卽可以治中風病之陽虛于裏者也。

新加湯。可以治傷寒中風病之汗後裏虛者。卽可以治中風病之汗多裏虛也。

桂枝加芍藥湯。可以治傷寒中風之陰虛內熱。卽可以治中風病之陰虛內熱也。

桂枝加大黃湯可以治傷寒中風之邪實熱甚者。卽可以治中風病之邪實熱甚也。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可以治傷寒中風之內有水濕之邪者。卽可以治中風病之內有水濕之邪也

桂枝甘草牡蠣湯。可以治傷寒中風病之陽微濕盛者。卽可以治中風病之陽微濕勝也。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可以治傷寒中風病陽微陰盛者。卽可以治中風病之陽微陰盛也。

苓桂朮甘湯，可以治傷寒中風病之內陰虛津虧，外陽虛邪盛者。即可以治中風病之陰虛津虧陽虛邪盛也。

小建中湯，可以治傷寒中風之中氣虛弱無力驅邪者。即可以治中風病之中氣虛弱，無力驅邪也。

桂枝麻黃各半湯，爲傷寒太陽風寒兩感主治，則中風病之風寒兼感者，亦可用也。

桂枝二麻黃一湯，爲傷寒太陽經。中風多而傷寒少者。主治也。即可以治中風病之風多寒少。初感于表者也。

桂枝二越婢一湯。爲傷寒太陽中風病有熱而氣虛者。主治也。即可以治中風病中之有熱而氣虛者也。

桂枝人參湯。爲傷寒太陽中風病，無熱而氣虛者主治。即可以治中風病之無熱而氣虛者也。

以上在神明者。由此類推之，即傷寒論中。三陽三陰經各方。及金匱所載雜病諸方。俱可以通變採用矣。

然猶以別病之方治中風也。或者不應也。今以中風病方治中風病。何不應之有。特以仲景既言于傷寒論中。故不逐條複列于此。後人遂任意以風燥猛烈之劑爲治。此標病之所以不已也。不則無論邪之盛衰。內之寒熱。又不論邪中何所。邪在何處。漫爲溫補使邪閉鬱爲熱。終無出路。本病之所以亦不已也。噫。中風之爲病。所關于生死者。至切矣。內經言風。而未備言證。仲景言證。而未備言方。何以爲救療之法。守乎喻氏編次中風病所列諸方。不無可用。然終不如仲景之方。治仲景所言之病也。此又非余之敢爲臆說也。皆于仲景用侯氏黑散一方。引伸之者也。

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爲寒。緩則爲虛。榮緩則爲亡血。衛緩則爲中風。邪氣中經。則身痒而癮疹。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

此即世所謂類中風而其實亦中風也

井然不紊

按此仲景之用侯氏黑散又自為之詮解其用藥之義也蓋為內有虛風而外受虛邪表裏兼治也亦必就脉證以明之如其人寸口脉遲而緩風邪上受診于寸口同前條也然前條浮而緊此條遲而緩者風邪直中而無寒可兼之診也故不緊而緩也遲者中有氣虛陽微之故故脉不浮而緊以遲而緩也緩則為虛內虛生風故召外風之虛邪相投以虛邪乘虛體也緩為風象而言虛則微而無力可知矣在榮得緩則為亡血即絡脉空虛之證也在衛得緩則為中風即賊邪不瀉之證也惟其衛虛所以風中絡惟其營虛所以風中經俱前條所言之次第也然前條脉微數之中風虛而有熱者也前條脉浮緊之中風風而兼寒者也此條脉遲緩之中風虛而陽微者也虛而有熱當外治風而內補虛清熱虛而陽微當外治風而內補虛扶陽此內外兼治之法也若風寒兼感而內虛未甚者則又先治表而後治裏亦為兼治之法也在仲景雖前後鋪叙脉證參錯難于辨明而大義却井井不紊也在人深究而得之可矣其人內虛而

諸瘡痛痒皆屬心火風邪中經而心血不生故熱所以身痒而癮疹也下文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正互相發明雖不必相兼而實有兼至之義耳

有邪在表則身痒而癮疹亡血所生之熱雜乎風邪爲患于皮膚也其人虛而有邪且在裏則心氣不足邪氣入中而爲于犯以致胸滿而短氣正氣正陽不足于中而邪風邪氣侈張橫肆無所忌憚也就其脈之遲緩證之血亡氣虛言之雖有術以驅風得出必無方以禦風不入非侯氏黑散以塡空塞竇爲義何以杜邪風出而復入之門户乎此仲景所以出侯氏黑散後復明此一段脈證也然非細爲研究亦不易得其旨也

風引湯除熱癱癇

大黃四兩 乾姜四兩 龍骨四兩
桂枝三兩 甘草二兩 牡蠣二兩
寒水石六兩 滑石六兩 赤石脂六兩

白石脂六兩　紫石英六兩　石膏六兩

右十二味、杵麤篩以韋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三升、煮三沸、溫服一升、治大人風引、少小驚癎瘈瘲、日數十發、醫所不療、除熱方、巢氏云、脚氣宜風引湯

按後此又出風引湯一方。註云。除熱癱癎。似爲中風虛而有熱者。主治也。然其中藥品除濕利水者居其半。治熱次之。治風又次之。迨爲熱盛于內。風微于外。從濕邪以治痰。從熱邪以治火。而中風之本病可除也。然非虛不甚虛。有邪在則實者。不可與也。若眞虛甚自有仲景傷寒論中。太陽中風病之桂枝加黃芩湯在也。

防已地黃湯。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寒熱。其脉

浮。

防已一分　桂枝三分　防風三分

甘草一分

右四味、以酒一盃、漬之一宿、絞取汁、生地黃二升、㕮咀蒸之、如斗米飯、久以銅器盛其汁、更絞地黃汁、和分再服、

按又出防已地黃湯、一方。註云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寒熱。其脉浮。似爲風寒兼中于表。而積熱內狂于心者。主治也。然其中藥品。亦不外治風而兼除濕。絞以生地黃汁。引除風濕之味于血分中。亦分從火治。風治濕治。兩觧其在表之風濕。中于衛而且中于營者也。此亦虛不甚虛。有風濕邪在則實者。方可

大宗闕疑存信也或曰沍寒重陰求禰陽氣于顛頂

與也若真虛甚自有傷寒論中太陽中風病之苓桂术甘湯在也且此二方註一云治癱癇一云治如狂狀則癲癇驚狂皆有實熱不同風痺痿厥皆有虛因又當就仲景原註而明原方不可但見列于中風病中即謂為仲景之大經大法也在仲景當日或因中風病而附及于癲癇驚狂之治亦如內經論風證而諸風俱在不可膠柱而與言鼓瑟也此亦就原註釋原文亦非余敢為臆說也

頭風摩散方

大附子一枚炮　鹽等分

右二味為散沐了以方寸匕已摩疢上令藥力行

(按)觀于又出頭風摩散一方註云以方寸匕摩疢上令藥力行疢上即患處也中風病頭未必有患處而此方附見者亦猶前二方為癲癇驚狂附見者也此又以仲景之出方證出方均非余敢臆說也後此則另

之上頭爲之震焚盞附散主之。已自已也

印云肝病必乘脾。脾主肌肉。故出黃汗也。亦脾受制不能勝濕。故脾之色隨汗見也

言歷節風之病。詳其脉證而出治矣。然亦與中風有相通之理也。故仲景附爲一篇。試再爲註明其義。

歷節

寸口脉沉而弱。沉卽主骨。弱則主筋。沉則爲腎。弱則爲肝。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歷節黃汗出。故曰歷節。

按風證中之歷節。又中風證中之一證也。人身有骨。骨必有節。風中骨節。不止一處。此歷節可以風名證。不外于中風而已。仲景亦詳其脉證。以立治法。論云寸口脉沉而弱。言寸口。亦上受之邪。上以候上也。沉者。邪在深分。屬于骨也。弱者。虛于經分。屬于筋也。骨者。腎之餘也。故沉卽爲腎。筋者。肝之餘也。故弱卽爲肝。然則屬腎者。陽微于腎。而骨節疏縱也。屬肝者。血虛于肝。而脉絡空虛也。此歷節中風之所由來也。但此爲風邪中人。傷于氣分者多。又有歷節病。傷于血分者。何邪也。則寒濕之邪也。其人必表虛而汗出。汗出

而身熱。遂入水中。取快一時。不料寒濕之邪。已隨汗出之毛孔。侵入軀殼。而入脉道矣。其邪將不止于傷衛。且傷其營。更不止于傷營也。且傷其心。汗者屬血而實心液。則汗出而心血亦虛。水濕之邪。入必犯心故仲景言其如水傷心也。此又歷節病。成于血分受風濕之故也。風濕之邪。入于脉絡。則邪氣緩。正氣急風邪內鬱變熱。通身汗津外出。濕邪又因而着附于骨節之間。使其留滯不出。即前條所謂賊邪不瀉是也。故汗自出。而邪自存也。風為陽邪。變熱于骨節之間。則氣血不循常道。而妄為急疾。濕為陰邪。挾寒于骨節之間。則氣血不能流行而過于遲滯。一疾一徐而牽掣拘碍疼痛。之所以作也。此歷節病致痛之原也。可不慎歟。

趺陽脉浮而過滑則穀氣實浮則汗自出

按再論其趺陽。浮而過滑。浮者風也。滑者熱也。趺陽陽明之脉。本大滑者大之甚。故曰過滑。滑則穀氣實。穀

甘寒存胃津也河間之羚角散救腎水之原以治歷節之火痛丹溪之潛行散瀉心胃之熱以治風火相搏之疼皆從胃氣實而引伸之也即云滑者痰滯也設氣實正痰滯之根也設云飲食入胃散精于脾今兼浮脈而汗出則胃

氣卽胃氣胃氣實則火盛而津衰也兼以浮脉爲風風火相煽胃津之存者寡矣故歷節之閒表證也風寒濕三邪爲患固宜以驅風寒除濕邪之藥爲治矣而趺陽脉浮滑則裏證之火盛津亡猶非風燥辛溫之藥可以竟投也見治歷節者不可不兼顧其裏勿但舉一而廢百焉斯可矣就趺陽論之而當顧慮者如此其他又可不知凡幾矣况胃內津衰火盛而穀氣之實非實也乃邪熱與風食相停蓄也內熱生風原足爲外風之召在中風亦由內熱者多矣况內熱甚則汗大出更足開門受盜爲歷節致成之由也此仲景又必論趺陽以明所以然也

少陰脉浮而弱弱則血不足浮則爲風風血相搏卽疼痛如掣

(按)寸口脉既論矣再爲論其少陰于尺脉浮而弱風邪上受之在寸口浮爲風而尺中之浮似不可槩以風

中津液衰故不能散精于脾或不能盡化或水穀雖或去其氣術留實于胃中爲痰滯之根也故此汗出亦是穀氣實于胃而漬蒸成汗者故有清鬱熱以治痰滯之治也

言矣然浮見于尺知風之人至深也何以入于至深則尺脉弱故也此尺爲少陰然則風中腎臟乎非也此就少腹以下言之也少腹以下下焦之分多血之處此而血少則尺脉弱不必定爲腎臟弱爲受風方可候之于尺也下以候下而已矣然則仲景何以言少陰則以少陰在尺候就尺言其部位耳不必拘執少陰二字歸病腎臟于歷節之風病無涉令後人起疑也夫以胃腑受風即不滋人腎臟豈可受風乎故知血少脉弱指下焦血分言之也下焦血多之地乃竟少弱見于脉矣其周身內外無處不血少可知也血少于臟腑之內則火能妄行血少于經絡之外則風斯乘突風血相搏即風熱横肆也筋骨之間爲風所射爲火所灼有不疼痛如掣者乎此又就血虛召風入于筋骨之間爲患明言其由然也見人無時不當以氣血充積爲實也

盛人脉濇小短氣血汗出歷節疼不可屈伸此皆飲酒

汗出當風所致。

按試再就人生軀體之肥瘠。而明歷節之證。盛人者。肥盛而豐厚之人也。外盛者。中必虛。所以肥人多氣虛也。氣虛必短氣。氣虛必多汗。汗出而風入筋骨之間。遂歷節疼痛之證見矣。筋骨有邪。屈伸艱難。此為飲酒汗出當風所致固矣。然肥人中陽虛微。表衛疏泄。腠理開張。津液外發。風易得乘。汗出而外襲。熱易得。因液亡。而內生。亦不必定酒可生熱。酒後汗出當風始可得歷節病也。不過就酒客以言其致病之理耳。

諸肢節疼痛。身體魁羸。腳腫如脫。頭眩短氣。溫溫欲吐。

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

桂枝芍藥知母湯方

桂枝四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麻黃二兩　生姜五兩　白朮五兩

知母四兩　防風四兩　附子二兩炮

右九味以水七升煑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按再者亦有瘦人而患肢節疼痛身體魁羸者瘦人血虛內熱是其常也內熱則亦可汗出汗出則亦可召風不必定肥人始多汗也瘦人有熱則好就寒濕之地或其陰虛內熱多飲漿水素有濕邪與熱合爲一家而脚下先腫濕邪自下起必自下先受之也濕熱在體風邪乘之而歷節成矣于是掣痛之勢如脫甚不可奈濕上甚而爲熱熱上甚而引風風上甚而耗氣衝胸頭眩短氣溫溫欲吐皆風邪熱邪濕邪合爲患者也主之以桂枝芍藥知母湯以桂枝防風麻黃生姜之辛燥治風治濕白朮甘草之甘平補中芍藥知母之酸寒苦寒生血清熱是風濕熱三邪並除之法也其間如附子走濕邪于經絡中助麻桂爲驅逐

非以溫經也。況此方乃通治風濕熱三邪之法。非耑爲瘦人出治也。肥人乎。曰。陽虛于內者。多非扶助其陽氣。則邪之入。筋骨。問者。難于輕使之出。用附子。于肥人。尤所宜也。勿嫌其辛溫。而云不可治血虛內熱之證也。瘦人陰虛火盛之甚。加芍藥減附子。又可臨時善其化裁矣。何非仲景法中所該乎。人愼勿刻舟而求劍也。觀于後條烏頭可用。而附子又何疑焉。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榮氣不通。衛不獨行。榮衛俱微。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絶。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便爲歷節也。

病歷節。不可屈伸。疼痛。烏頭湯主之。

烏頭湯方　治脚氣疼痛不可屈伸

麻黃三兩　芍藥三兩　黃芪三兩

甘草炙　川烏五枚㕮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卽出烏頭

右五味㕮咀四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內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盡服之

礬石湯　治脚氣衝心

礬石二兩　按藥性礬石善收濕能解毒澄淸降濁濕毒故也

右一味以漿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

㊟歴節風病固爲筋骨間之邪矣然其病又有得之嗜味病從口入于先然後風從之也飮食大欲過嗜則

傷五味皆然而就筋骨言之則味酸傷筋也酸能收陰而斂血血常斂則筋常弛而無力故緩名之曰泄泄者血亡也鹹能耎堅而下氣氣常下則骨常弱而不强故痿名之曰枯枯者精敗也血亡則陰虛而熱生精敗則陽虛而風入風與熱相煽即枯與泄相搏也名曰斷泄陽敗風入則正氣斷陰亡熱生則正血泄就其陰陽氣血疎縱柔弱處形容病情也再推之于營衛血既亡則榮氣必不通榮不通則衛必不獨行榮氣濇滯于脉內衛氣疎散于脉外則在表之氣兩微矣三焦在內更何所藉以爲藩籬此四屬榮衛之氣斷絕而股肱手足置若身外之物此爲歷節風病言也而中風病之理亦不過榮衛俱虛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絕而已若或身體羸瘦獨足腫大兼汗出脛冷再兼發熱仲景謂其便爲歷節則耑就筋骨言筋骨之風邪也其所由來亦與中風病殊途而同歸者也蓋中風之爲病肌膚不仁半身不遂歷節之爲病肢節疼痛不能屈伸其狀亦大同而小異故仲景編次于中風之後見證雖分而可以意爲會通耳遂

爲出烏頭湯一方。註云。病歷節不可屈伸疼痛者。主之。又治脚氣。烏頭名方。君。主烏頭之。治風也。佐以麻黃。引風出太陽。且以除濕也。用芍藥以補血。治其泄。也。用黃芪甘草以補氣。治其枯也。濕甚于下而熱衝于上者。與以礬石。外治之法。註云。治脚氣衝心。浸脚。除濕于下。而熱自退散也。此二方爲歷節言內治外治之義。而不外于驅風濕補氣血之旨也。況歷節既通其病于中風。即可通其治于中風。治中風者。余引傷寒論中。太陽中風。各治法詳矣。要在學者。神明之而已矣。于是更可詳論金匱書中。諸附方之義。

附方

古今錄驗續命湯　治中風痱。身體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處。或拘急不得轉側。姚云。與大續命同。兼治婦人產後去血者。及老人小兒。

麻黃三兩　桂枝三兩　當歸三兩

人參三兩　石膏三兩　乾姜三兩

甘草三兩　芎藭　杏仁四十枚

右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溫服一升，當小汗，薄覆脊，憑几坐，汗出則愈，不汗更服，無所禁，勿當風，幷治但伏不得臥，欬逆上氣，面目浮腫，

千金三黃湯　治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經日不欲飲食。

麻黃五分　獨活四分　細辛二分

黃芪二分　黃芩三分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一服小汗，二服大汗。心熱，加大黃二分；腹滿，加枳實一枚；氣逆，加人參三分；悸，加牡蠣三分；渴，加栝樓根三分；先有寒，加附子一枚。

近効方朮附湯　治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食味。暖肌，補中，益精氣。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兩，炙

右三味，剉，每五錢七，姜五片，棗一枚，水盞半，煎七分，去

滓溫服、

崔氏八味丸　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

乾地黃八兩　山茱萸四兩、　薯蕷四兩

澤瀉三兩　茯苓三兩　牡丹皮三兩

桂枝一兩　附子炮一兩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千金方越婢加朮湯　治肉極熱。則身體津脫。腠理開。汗大泄。厲風氣。下焦脚弱。

麻黃六兩　石膏半斤　生姜二兩

甘草二兩　白朮四兩　大棗十五枚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惡風、加附子一枚、炮

按古今錄驗續命湯。注云。治中風痱。身體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處。或拘急不得轉側。爲中風正治也。以桂枝治衛風。以麻黃治營風。兼治挾寒邪者。以當歸芎藭補血。以人參甘草補氣。以乾姜開鬱化痰。以杏仁降氣豁痰。以石膏清熱生津。風寒外因。痰火氣內因。一方俱兼理者也。○千金三黃湯。注云。治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經日不欲飲食。亦爲中風正治。而少爲變通者也。以獨活代桂枝。爲風入之深者設也。以細辛代乾姜。爲邪入于經者設也。以黃芪補虛。以熄風也。以黃芩代石膏清熱。爲濕鬱于下。熱甚于上者設也。大汗心熱。加大黃以洩熱也。腹滿。加枳實以開鬱行氣也。氣逆。加人參以

或云附子用以助獨活細辛療風邪濕非濕經也亦通。

補中益胃也。悸加牡蠣。防水邪也。即治濕熱也。渴加括蔞根。以肅肺生津除熱也。大約爲虛而有熱者言治也。又云先有寒。加附子一枚。先有寒。即素有寒也。素有寒。則無熱可知。縱有熱。亦內真寒。外假熱而已。云加附子。則凡大黃枳實括蔞根。俱可不用。原方中之黃芩。亦應斟酌矣。此又爲虛而有寒者言治也。○近効方朮附湯。注云。治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食味。暖肌補中益精氣。方中白朮甘草補中。附子回陽。俱無從風之表治。則耑從虛寒中風之本治也。○崔氏八味丸。注云。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脚氣上入少腹。似歷節中證。若不仁。則中風證也。八味滋腎水。益相火兼。壯水之本。益火之原。二義亦無從風之表治。又耑立下虛中風之本治也。○千金方越婢加朮湯。注云。治肉極熱。則身體津脫。腠理開。汗大泄。厲風氣。下焦脚弱。似爲厲風言治。然歷節及中風。有風熱大盛汗出津亡者。俱可擇用也。主以麻黃散邪于表。則內不致大熱。佐以石膏清內熱之原。所以爲表熱汗出灶底抽薪也。生姜甘草白朮大棗。俱從補中之裏治

所以維正氣之根。使不致陽隨汗出。陰隨熱耗也。惡風加附子。又爲陽虛多汗者。預設一防。故此方凡屬風歷節中風身熱汗泄表虛陽微者。俱有裨益也。各附方之義。亦俱從仲景意中。經營而得。然偏駁不純者有之。終不如仲景傷寒論中。治太陽中風病諸方之純而不駁也。余既引而列敘之于前。遵仲景法爲宗主也。後敘各附方于後。取之貴博。擇之貴精。以各附方爲羽翼仲景者也。學者深造而自得之。應不以余言爲

河漢。